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五十五回 東跨院中驚逢美客 西子湖上演說義妖

且說寶玉等上山進香，五乘小轎迤邐而行，一路高高低低，約走了二三里，早見天竺高峰已在目前，彷彿西方極樂世界，真是天造地設的靈境，令人觀之不盡，玩之有餘。斯時正當香信之際，凡各省各府、各州各縣的人，不論男男女女，老的少的，蠢的俏的，富的窮的，或乘轎，或騎馬，或步行，都來瞻仰寶像，禮拜金身，大有舉國若狂之勢。設被現在的教育家見了，定必嘲罵迷信不止。還有一種最可笑的，莫如那班六七歲的老嫗，打扮得異樣怪狀，頭上插著黃楊如意，挑著白銅錫杖，身上穿著青布棉襖、紅布褲子、黃布裙，腳上或紅或黃的布鞋，頭頂裡都掛著黃布的香袋，右手拿著一串念珠，左手提著一隻香藍。一個個低著頭，慢著步，成群結隊的走上峰巒，口中還不住的默誦那句「阿彌陀佛」。此等惡相，你想好笑不好笑？其餘作買做賣的，只不過趁香信趕生意罷了。最可惡的，惟有這班老少男婦乞丐，也當著生意做的，或假充殘疾，爛壞了一隻手、一隻腳的，或好肉上面塗著許多蠟燭油，只算是瘡癤潰爛、膿血淋漓的，有的坐著，有的立著，有的睡著，有的跪著，都是強凶霸道，硬向進香的討錢，盤據在要路之上，不怕經過的不給。人家上山，他們卻並不攔阻取索，等到下山回去，無論乘轎步行，若不給錢，圍住了不放他行，至少要五六百錢，方能打發得開。這等化子，你想可惡不可惡？但年年二三月間，俱是這般樣兒，竟把那清淨的佛地，變成了熱鬧的市場。

寶玉等一路觀看，轎子一逕登山，轉瞬間已至天竺山門跟首，將轎歇下，各各出轎。寶玉自有阿金等攙扶，隨著爾靄先走，後邊杜阿二押著腳夫挑了香燭物件，同進山門，頗為擁擠。山門以內只見中間彌勒開顏，左右金剛怒目，果然氣象嚴肅，使人起敬。又進了一重門，便見正中的大雄寶殿還在上面，寶玉等從那條甬道自下而上，慢慢的步上臺階，全是白石砌就的層層階級，共有三六級，名之曰「三六參」，宛比我們蘇州城外的虎阜山，上面有五三參，差也不多。眾人拾級而登，進了大殿，即見蓮座之上巍巍丈六金身，下面供著一尊尺許長的觀音菩薩小像，據說是赤金打就的，清晨請出，傍晚請進，恐被偷兒竊盜之故。此外殿上一切點綴莊嚴，筆難盡述。

單表寶玉與爾靄等正當瞻仰之間，早有知客僧過來招呼，只認道是紳富人家的老爺太太，臉上狠透著恭敬，打了一個問訊，便問：「請老爺、太太落下房頭，待明日清早上疏拈香。」寶玉點頭答應。知客僧又問了貴姓，方引領寶玉等進了東跨院，揀選了一間潔淨寬大上房，裡面牀帳等物色色俱全。寶玉看定之後，命將帶來的東西發到裡邊。諸事停當，知客僧已遣香工搬進點心食物，寶玉與爾靄等各用須些，見時光尚早，大家出房隨喜。廟中地方寬闊，房屋甚多，即就東跨院一帶而論，各香客的房頭已有百餘間之夥，其餘如佛殿僧房、經樓寶閣、丈室齋堂，以及客廳廚廁、與西跨院一帶香客房頭，不計其數。

寶玉等遊玩了一回，不覺金烏西墜，回到自己房中已是上燈時候。聽得左首隔壁房裡有人講話，細細辨別，好像一個老婦人與一個後生的聲氣，怎奈彎著舌頭囉哩咕嚕，卻是揚州那面的土音，聽不清楚。但寶玉從未到過揚州，怎知他們是揚州人呢？其中有兩個緣故：一來寶玉在申，不論何處客人都曾接過；二來現在所坐的船就是揚州江北一路人，所以聽得出是揚州土音。但隔著一堵牆頭，怎知他們所談何事？況事不關心，何必定要打聽呢？

少頃，香工搬取素齋進房，五個人不分上下，同桌而食。飯畢，爾靄因昨宵欠睡，明日又須早起，故先倒頭欲眠，略與寶玉說了幾句閒話，即便展被安寢。寶玉也為乘轎辛苦，坐不住了，連打了幾個呵欠，遂卸妝上牀而臥。但房中只有三張鋪，阿金與阿珠只好同榻，杜阿二一個人另覓了一間下等房頭睡了。這許多瑣屑之事，不須細敘。

單表來日天光一亮，各房頭的男女香客個個驚醒。寶玉與爾靄等五人也各起身打水洗臉，阿金又替寶玉草草梳了一個頭，並不插戴什麼珠翠，究屬容易快燥的。吃過早點，便欲至大殿拈香，寶玉等帶了香燭等物，剛剛走出房門，見左首隔壁房頭裡，就是昨晚聽他們講話的，也走出幾個人來，在前是一位老太太模樣，身上穿著披風黃裙，雖是大家氣象，卻不十分考究，年紀約有五餘歲光景，用一個老媽子攙著。後面隨著一位少年，衣冠齊楚，品格風流，生得臉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眉清目秀，鼻正口方，縱不及潘安、衛，也可稱得翩翩的佳公子了，年歲不過兩旬開外，諒必是這位老太太生的兒子。寶玉留神細看，好像在那裡會過一面的，心中不覺動了一動，起了愛慕之意，既而轉過念頭，自己暗暗埋怨自己道：「我此番前來進香，非比他事，豈可動了凡心？倘然菩薩責罰起來，如何是好？」故暫時將慾念收藏，隨著他們來到大殿之上。見眾和尚都披著偏衫，拿著法器，撞鐘的撞鐘，播鼓的播鼓，誦經的誦經，不知那一家建的水陸道場，又見無數的男女香客站在一旁，叫和尚填寫疏頭上的姓氏，寶玉也照著他們，畫過了字花押，等候眾和尚拜完了一時識，然後香客們分著次序，上香拜佛，和尚通著疏頭，香火點燭燒錢糧。這都是一樣的，毋煩細述。

少頃寶玉等一一拜過，又至各殿上香，足有兩個時辰，方才完畢，回房歇息。當日雖無別事，卻仍住宿在山。到了下一天，寶玉付了房飯香金，即欲下山回去，因此番前來專誠進香，既不齋僧佈施，又不建水陸道場，所以並無耽擱，就此同爾靄等乘轎歸船。下山之時，所有沿途的景致前已略略述及，不須復贅。惟寶玉遠遠望見西湖各景，未免好生羨慕，茲且慢表。

先說寶玉回船之後，養息了一夜，次日便與爾靄商量遊玩一事。爾靄道：「我們明天乘轎到西湖邊，僱定一隻大號的船，準備遊玩幾天，晚間即住在船上可好？再不然，我們上岸住客棧去，待天明再下船，也可以使得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倪且得到仔船浪勒再定見罷。」阿金插嘴問爾靄道：「賀老，幾時（讀是）去上墳介？」爾靄道：「我家的墳就在蘇堤那邊，進去不過一里多路。這個所在古蹟甚多，叫做『蘇堤春曉』，係西湖八景之一，我們本則要去禪的，順便上一上墳，何必拘定什麼日子呢？」寶玉道：「蠻好蠻好，格搭場化既是叫蘇堤春曉，倪索性應應俚格名，隔夜下船，歇勒格搭，等到天一亮就上（讀藏）岸，倪先陪去上墳，難末舒舒徐徐白相俚一日天，勿但是幾化古蹟才看到，而且春曉格景致也看著格哉。賀老想必總高興格。」爾靄道：「這樣更妙極了，我陪你來進香，你陪我去上墳；過幾天，我一直陪你回上海，你我聚在一處，那有不高興之理？不然我也不陪你們來了。」當日兩人計議已定。

到了來朝，寶玉因為今日遊頑西湖，與前天進香不同，必須顯顯自己的豪華氣象，故爾頭上至足上，通身打扮得珠圍翠繞，錦簇花團，一霎時間，彷彿短少了歲年紀，雖說佳人半老，而天然丰韻，尚足令人見之動情，洵可稱得世間第一尤物。妝飾已畢，吩咐管船的僱了轎子。只為杜阿二今天有些身子不快，故不帶去，囑他在船照看。用過點心，即刻同爾靄、阿金、阿珠登岸上轎，轎後帶著兩個鋪蓋與應用各物，預備在湖船中住宿數天，以盡遊興。按這裡到西湖相距並不甚遠，四乘轎子，行得不過半個時辰，早至湖邊。卻巧有一隻大號游船，停泊在柳陰之下，爾靄先出轎喚船，與船家講定了每天的價錢，然後寶玉等一齊出轎，給發了轎錢，方才上跳登舟，所有帶來的鋪程物件，交代船家發下，不必詳敘。

且說寶玉到了船上，便問爾靄道：「問搭下船場化，叫啥格地名介？」爾靄用手一指，答道：「你不見這座亭子嗎？此間在湧金門外，那亭子叫『問水亭』，並沒有別的地名呢。」寶玉點點頭，即命船家開船。這船雖不甚大，卻極其幽雅，也有小額對聯，兩邊都是玻璃的小和合窗，一齊撐起，並不遮礙眼簾，且裝飾玲瓏，遊行快便，較勝秦淮畫舫，惟不如珠江花艇之寬闊耳。

話休煩瑣。此時舟已解纜，鼓棹中流，一聲乃，畫如飛。寶玉在艙中坐著，尚未能分暢懷，故拉著爾靄等同至船頭，一覽周圍勝景。妙在今日天氣晴和，春光明媚，四望群峰，環立如屏，堆青潑黛，掩映著紺宇丹宮，好一幅天然圖畫。但覺湖光山色，攬之如在襟袖之間，而且清風徐來，水波不興。見那蘭桂棹楫、畫舫書舟，蟬聯不斷，魚貫而行。那一邊笙歌嘹亮，這一邊簫管悠揚，大都是紅袖佳人，青衫雅客，逍遙於煙水之中，消受那神仙之福，較諸春申江上，雅俗不啻天淵。此際寶玉的船也隨著他們逐隊向前，遠遠地望見六橋堤畔，紅的是桃花，綠的是楊柳，一株間著一株，果然好麗景也。昔人有詩為證：

西子湖中放畫橈，半篙鴨綠漲春潮。
遊人盡逐笙歌去，煙水蒼茫鎖六橋。

其二

三春花事屬東皇，各樣仙姬各樣妝。
湖內畫船湖上馬，年年社日拜花王。

其三

柳綠桃紅一色迷，蘇公堤接白公堤。
香山已去東坡老，芳樹流鶯故故啼。

其四

六橋三竺豁雙眸，載得西施一葉舟。
記否裡湖游遍後，撥船更向外湖游。

按六橋在蘇公堤，一曰跨虹，二曰東浦，三曰壓堤，四曰望山，五曰鎖瀾，六曰映波，橫梗在湖心之中，將湖分作兩半：西一邊是裡湖，東一邊是外湖。故蘇東坡有詩云：「六橋橫截天漢上，大堤楊柳多昌豐。」正是謂此。

閒文少表。仍說寶玉眺望多時，方回首問爾靄道：「格格就是六橋哉，倪晏（讀俺）歇點阿要上岸去白相格勒介？」爾靄道：「那六橋即在蘇堤，我想照你昨天的話，今日蕩一天湖，看看裡外湖的風景，晚上就歇在那邊，待明天一早上岸，細細頑他一個飽，豈不好嗎？」寶玉尚未答應，阿金插嘴道：「格末倪到仔後日呢？阿有啥場化去白相哉介？」爾靄道：「西湖的景致很多，漫說那著名的所在，即如各處的庵觀寺院，以及名人祠堂，在這西湖邊上的，尚且遊覽不盡，只怕你多住一二禮拜，還有許多遺漏呢。」

正說之間，船將至六橋跟首。天已過午，船家問可要用飯？爾靄道：「狠好很好，我此刻本有些饑餓了。」於是同寶玉回進中艙，倚窗而坐，看船到柳堤邊泊定，船家方將酒菜一樣一樣的搬出，雖非盛席，只有四碗四碟，葷素俱全，卻還整齊豐潔。四個人同桌而食，單單爾靄一個開葷，吃的是鮮魚片湯，口中大贊不置道：「這樣是西湖風味，不讓松江四腮鱸魚，可惜你們吃素，真是錯過了。」寶玉等都笑道：「倪勿像實梗貪嘴格，如果要吃的，倪下埭好專門到間搭來白相格。」四人飯罷，船家又送進一壺香茗，用西湖水泡的龍井茶。爾靄與寶玉呷了幾口，寶玉道：「間搭格水啥能格好佬？泡出來格茶顏色真真清爽得勒，連味道才香點篤。」爾靄道：「湖水雖好，卻還不及六一泉的泉水，不但水色清澄，而且滋味帶著些甜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六一泉勒浪啥場化介？」爾靄道：「就在這蘇堤那邊，明天我們上岸，也要看見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比仔惠泉山格水阿好點？倪阿能夠帶點到上海去吃吃格介？」爾靄道：「這也差不多，只是沒有東西盛著，只好帶些到船上嚐嚐，怎能拿回去呢？」

兩人品茶之際，船已解纜，離開堤岸，蕩入波心，連打了幾個招，如游魚戲水一般。蕩到紅日斜西，寶玉忽見那邊有一座寶塔，高矗雲霄，雖不甚奇巧玲瓏，然映著紅色的夕照，襯著翠色的峰巒，嬌豔異常，因問爾靄道：「格座塔叫啥格名堂介？」爾靄道：「這叫做『雷峰塔』，雷峰夕照，亦係西湖八景之一，所以有這樣美景呢。」

寶玉點了一點頭，又問道：「說起仔格雷峰塔，奴倒想著仔《義妖傳》浪格白娘娘，到底阿有介事？撥勒法海禪師合鉢，鎮住勒格座塔裡格佬？」爾靄道：「這事出在小說上的，並不載入正書，雖至今婦人小子傳作西湖一段典故，其實白娘、許仙、法海等人都是子虛烏有的，即如小青這個名兒，古時雖有，亦何嘗是個妖怪，做過白娘的侍婢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既然格套人嚙不格末，為啥做書格捏造格種事體出來嘍？」旁邊阿金聽了，也說道：「我聽見別人家講，才說有介事落做勒書浪格。勿然末，啥能格說得有著有實，有頭有腦介？倪聽信仔賀老格說法，只怕鹽鉢頭要出蛆格。」爾靄微微的笑道：「書中的意思，你們那裡懂得？至於所載之事，若不以假作真，將無為有，說得著著實實，本本原原，怎能動人聽聞呢？」阿金又道：「倪為仔勿懂，當俚真格落問格，倒說說內當中格意思看，落捏造出兩條蛇精來。」爾靄復笑道：「你要曉得意思，我告訴你罷，實在是罵著你們呢！」

阿金道：「格部書有仔長遠哉，哪哼是罵倪介？賀老亦要瞎說哉。」爾靄道：「你怎麼這樣的笨？並不是單單罵你，罵的是你們做婦人的。古云：『青竹蛇兒口，黃蜂尾上針；兩般還未毒，最毒婦人心。』後來將『婦人』改作『淫婦』，較為妥當。然淫婦究竟是個人，蛇、蜂究竟是件惡物。乃做書的偏說白蛇成精，知恩必報，始為許仙造家立業，繼為許仙生子成名，其間雖自不小心，顯露原形，究由許仙勸飲雄黃之故，不得歸罪於白娘；而白娘因嚇死丈夫，反變做恩將仇報，所以不辭艱險，舍死忘生，往盜仙草，甘為鶴口之食，始蒙仙翁垂憐，得遂己願，救夫還陽。其節烈之志，豈尋常婦人所能及？厥後法海多事，激成水漫金山，禍及生靈萬萬，也因盼夫情急，迫而出此，肇端實由於法海，亦不得歸罪於白娘。況白娘逃出後，斷橋相會，並不深怨其夫，仍為許仙接續宗祧，其情義之重，亦豈世上婦人所能比？乃做書的意猶不足，深贊白娘之知恩報德，偏說許仙之負義忘情，聽信讒言，妝前合鉢，此時白娘萬般苦楚，猶歸罪於己之作孽，深痛子之無娘，遺囑其夫，令人不忍卒讀其詞，為之淚涔涔下，不過因其說得實情實理罷了。若果有這樣義妖，則妖面人心，漫說淫婦莫比，只怕尋常的也難莫及了。你想做了一個人，翻不如一個蛇妖，詎非罵盡世上的婦人嗎？」這一大篇的議論，雖是就事言事，並非有心譏諷，卻不啻為寶玉對症發藥，無如寶玉終不醒悟，人面妖心，既無情義，又貪淫欲，故比之曰「九尾狐」，實不以人類例之。今寶玉聽爾靄講畢，點首稱是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突見上流頭有一隻畫船，蕩槳而來，船頭上立著一個美少年。寶玉一見，不禁勾動情思。正是：

緣未來時因早種，情方動後老難休。

要曉得這個美少年是何許樣人，且聽下回再表。